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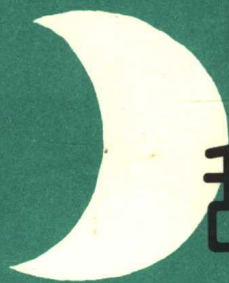
● 著者 / 周洪

甜月亮

我不知怎样才能拾起十多年前大
学生活里的那段美丽灿烂：它，仿佛
是水中的月儿，在一潭清水中悠悠地
荡着，急急地用手去捧，顽固而又清
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叫你夜里离不
了它美丽的梦魇，日里躲不开它轻幽
的呼吸。

同学、朋友、丈夫常常笑话我
幼稚：心，似乎永远留在了当年那
个读书的校园。我自己也疑惑，难
道我真如那个冰美人，任外面世事
沧桑，她只依旧留连憧憬过去的美
好——那已逝去的时光？





甜月亮

著者/周

花山文艺出版社

甜月亮

周 洪 著

责任编辑：梁东方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李文章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附属加工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4.625 印张 312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5.00 元

ISBN 7-80611-589-7/I · 575

前 言

我不知怎样才能拾起十多年前大学生活里的那段美丽灿烂：它，仿佛是水中的月儿，在一潭清水中悠悠地荡着，急急地用手去捧，那洁白晶莹的情影轻轻地就碎了；狠狠心说由它去吧，它却又悄悄地恢复了丽影，顽固而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叫你夜里离不了它美丽的梦魇，日里躲不开它轻幽的呼吸。同学、朋友、丈夫常常笑话我幼稚：心，似乎永远留在了当年那个读书的校园。我自己也疑惑，难道我真如那个冰美人，任外面世事沧桑，她只依旧留连憧憬过去的美好——那已逝去的时光？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将那么一个美丽的过去，编织成一片锦绣献给大家。我只是想，我应该打破这层厚厚的冰块，让自己回到今天的生活，重新面对今天的美丽灿烂。

目 录

一、火车就要进站了·····	(1)
二、没想到毕业后的生活这么难·····	(21)
三、站在校门口，忽悠一下我似乎又回到了十 年前·····	(40)
四、这样他们才有了一个家·····	(74)
五、你还是先看看你那三百元钱剩了多少·····	(98)
六、你不想当和尚又怎么办·····	(110)
七、日子又一如既往地过下去了·····	(137)
八、高林跟大明一道去办了一个广告公司·····	(157)
九、小青忽然收到一封陌生笔迹的来信·····	(190)
十、评职称的黑色幽默·····	(213)
十一、小青无可奈何地当了班主任·····	(251)
十二、与女大学生谈——恋爱·····	(313)
十三、我要知道他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	(360)
十四、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呢·····	(375)
十五、讣告·····	(385)

十六、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阿珠给小青寄来了一只 大白鸭.....	(412)
十七、再见江天.....	(446)
后记.....	(459)

一、火车就要进站了

火车就要进站了。

这是一个过去十分荒僻而近几年骤然繁华起来的南方小城。每逢假期，就有数不清的旅游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这个刚刚开发的风景区，欣赏这里嵯峨峥嵘的山崖，澄清凝碧的湖水和有花皆艳、无草不香的亚热带植物，以及那最激动青年人热烈情怀的形如珠、赤如血的爱情信物——红豆。

月台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子与一个男子正在话别。

这座小城只有一条铁路，一个车站。来宾都乘火车而来，去客皆随火车而去。人生有多少这样来去匆匆的聚散、离合？

这其实也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送别。

“记着我昨天的话，别辜负了我们经历过的生活。”男子说着将手上的提包递了过去。

远处，火车已显出它庞大的身躯，喷着白烟近了。

女子听了这话，仰起毫不修饰却更显纯净白皙的脸，黑黑的大眼睛看住他，仿佛想说些什么，可又克制着没说一句话，只是咬着嘴唇郑重地点点头。然后接过提包，牵过孩子，登上火车。

发车铃响了，火车就要启动了。

女子从窗口伸出手，想和送行者告别。男子举起手，却没有去握那只纤纤素手，只是端起车厢茶几上的茶杯，满饮一口道：“小青，我就以茶代酒，为你祖道！”说罢将杯中水往车轮上一浇，“祝你一路顺风！”

“呜！”火车带着这真诚的祝愿，拉响汽笛，风驰电掣般地呼啸而去！

1

“哒哒哒……嘀嘀嘀哒……”一阵急促高昂的军号声划破了朦胧静谧的晨空。

起床号响了，沉睡的校园苏醒了。这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十月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早晨。黎明的雾还没有散去，红色的楼房、绿色的树木都沉浸在这白色的迷蒙中。晨风轻轻吹拂，校园就像一位秀外慧中的女性，缓缓睁开她的星眸，在黎明的清光中显现她端庄、静穆的风度和文雅、温婉的气质。这所从一九〇二年就开始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的师范专科学校，自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后，由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几所大学合并成今天这所全国闻名的京华师范大学。

校园的布局深得北京园林精髓，讲究的是突出中心，四周既拱卫中心又自成一景。校园正中是以毛主席挥手的立像为中心，周围以花坛、草地、藤萝架、柏树林等构成了一组景致。毛主席塑像东部是文学院，塑像西部是理学院。这十几座教学大楼围绕着毛主席塑像规则地耸立在绿荫之中。楼前楼后那一排排、一行行高大的法国梧桐、婀娜的垂柳给庄严的教学大楼增添了几分柔媚。理学院的西北面是运动场地，以足球场和环绕足球场的田径跑道为圆心，四周是观看台、高低杠、游泳池、篮排球场和室内运动

场。塑像北面是图书馆和教工宿舍。西南面是学生宿舍。那些商店、书店、邮局、食堂、浴室等生活设施就分布在学生宿舍中间。

自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等学校考试以来，寂寞已久的校园又重新被青春的身影所充满，被青春的喧哗所淹没。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下放知青、工人、农民、学生，经过严格考试跨进了向往已久、盼望已久的大学，而且是首都的一所重点院校。这心情、这激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一九七八年的十月七八级开学的头一天。按学校的规定首先得进行一星期的政治学习：上午听报告，下午开班会。

这天上午的政治报告会开得冗长而无味，经过十年文革，同学们对这种空洞无味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小青跟梅丽这两个刚刚认识的姑娘便小声地在下面说起悄悄话来了。

小青，二十二岁，历史系七八级学生；梅丽来自陕西，与小青同班，比小青大一岁。她长得挺漂亮，尖尖的瓜子脸，配上一双丹凤眼，细直的鼻管下是两片又厚又小的樱唇，典型的陕西美人形象，只是肤色黑，不像小青那么白净细腻。

小青的外貌说不上特别的漂亮，可是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文静而又聪慧的气质。如果不经心注意，你几乎看不出她跟别的女生有什么不同。可是当她看定你时，你就会感觉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简直是口古潭，清清的，静静的，深深的，似乎里面有着很深很深的故事，却荡漾不出欢乐的浪花，这与她那像北方人的高挑的身材有些不相称。

梅丽放低声音对小青说：“你是真正的南方人吗？怎么长得这样高呀？我的身高就有一米六六，还很少见到比我还高的女孩呢，没想到你比我还高四公分！将来你的对象一定难找！”

小青似乎不太愿听这种关于找不找对象的话，她微微蹙了一下眉头，没有回答。

梅丽见小青这副表情，不在意地说：“你皱什么眉呀？我告诉

你，如果现在不找好对象，将来毕了业到社会上就难了。你知道大学里关于女生的一句顺口溜吗：‘一年级娇，二年级傲，三年级着急，四年级没人要！’况且我们跟文革前的学生不同，我们耽误了这么多年，进校就已经是文革前毕业的年龄，再等到毕业，那可成真成了老大难了。”

小青听了这话，明知梅丽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她现在却没想那么多，那么远。她只是一个劲地想着现在能坐在这里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那是多少企盼、多少热望，多少个身处寒冬而心中燃烧的一星冀盼的支持，才终于等到了实现这渴盼已久愿望的一天！因此，小青现在哪里有心思去考虑梅丽说的这些话呢？她只是想着刚进大学，该怎样掌握好大学的学习规律，如何学好自己现在并不喜欢的这门历史学科。

梅丽却有不同的想法。她漂亮又聪明，又能诗会画，会唱会跳，是个全能的学生。但她总认为自己的出生地不好，在西安那个土地方到哪找自己可心的对象？因此，她打定主意，一定要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美少年！

上午听完了报告，下午开班会。

这是同学们第一次的班会，谁也不愿迟到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同学们都早早地来到历史系教学大楼的 305 教室，等候着班主任老师。

全班七十三位同学都坐好了，上课铃也响过了，可就是不见老师进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同学中开始有了一丝嘈杂。

这是一个年龄参差不齐的班级。全班最小的同学只有十六岁，而最大的却已有三十二岁了。有的小同学像是个中学生，而有的大同学已经有十年的中学教龄了。正在同学开始议论并骚动起来时，忽然一个大个子男生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老师没来，我们先唱个歌吧！”说着他就指挥起来：“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歌唱完了，可是仍不见老师露面，讲台上依然空空如也。

正在同学们疑惑之时，忽然从前排座位上站起一个年轻的女子，只见她步履轻盈地飘然登上讲台。

“啊？她就是老师？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同学们根本没想到这位坐在学生中间的女学生模样的人竟是老师！而且她早就坐在学生中间了！一时心中不知是兴奋还是失望，又有些嘈嘈切切起来了。

可是这位年轻的女老师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怯阵，她落落大方站在讲台上，用清脆的声音铿锵有力地对同学们说道：“同学们，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七八级的班主任兼辅导员，名叫苏茵。刚从我系毕业，可能还比不上我们班有的同学的年龄大。希望以后同学们多帮助我，搞好班上的每一项工作。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我们班有七十三号同学，我就是七十四号！今后，希望我们班能成为一个团结的班，战斗的班，使这四年集体生活能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而深刻的回忆！我们全班同学要紧紧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努力学习文化，为明天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苏茵一说完这些话，教室里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同学们虽然觉得这位辅导员老师的话尽管政治语调浓了些，但她那坦诚的态度，仍博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因为她毕竟是辅导员呀。

这时小青忽然听到身后一个阴阳怪气的低语：“哟，原来是个工农兵学员呀！这样的人还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

小青不敢回头看，便悄悄问同桌的梅丽这说话的人是谁。

梅丽回眸一望，就记住了那个说话人的外貌特征：瘦瘦的长脸，一双不大的眼睛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他见梅丽回头望他，就挺挺胸装作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梅丽不觉好笑，便低声对小青

说：“瞧这人一副故作正经的德行样儿，下了课我打听一下就知道他是谁了。”

可是班上有位男生，一见苏茵老师站上讲台，却猛地将刚才还高高昂着的头，埋了下去，以期躲闪回避着老师的目光。

苏茵老师好像是发觉了什么，又好像是什么也没注意，只是似看非看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对同学们说：“今天我们班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得选出我们班的临时班长。这样我们下面进行的军训以及出操、开会就有了个指挥，你们说，我们选谁呀？”

选谁呢？班上同学刚刚进校，互相都不熟悉，有的连面孔还没认清，能选谁呢？教室里出现了一阵冷场。

梅丽这时便悄悄地对小青说：“喂，小青，我跟你讲，你个子高，你就站起来喊一声：‘选石江天当班长！’我们一鼓掌通过就行了。”

小青自然不敢这么孟浪，便道：“我又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什么石江天，你瞎闹什么呀？你要是愿意选他，你就站起来说好啦。”

这时，苏茵老师见大家仍不发言，便说：“这样吧，现在大家互相还不熟悉，我看就先选刚才指挥我们唱歌的同学，暂时当我们这个班的临时班长。一个月过后再进行改选，你们看行不行？”

同学们听了这话，觉得这年轻的女老师还真有点子心机呢，她大概就是靠开始坐在学生位置上的冷眼旁观，就判定了这位未来的班长。现在，老师既然说了此话，当然也只有这样了，于是便又一起鼓起掌来。

“好，现在请刘宏斌班长给同学们说两句话！”苏茵说着就下了讲台，让刘宏斌站上来。

小青刚刚还以为那个教唱歌的同学就是梅丽的提名人呢，谁知竟是风马牛不相干！小青庆幸自己还好，没那么鲁莽从事，要不然可真要闹出笑话来了。

指定了班长，现在便由班长主持开会。苏茵老师似乎不愿意

在七八级同学面前太出风头，于是她又坐回台下去了。

这位刘班长是个典型的北方大汉，长得身高肩宽，个子至少有一米八零。四四方方的脸盘上一双大大的眼睛闪烁着兴奋与激动的光彩。他似乎早就作好了准备，站在台上一口气就将自己主持全班工作的计划说出来：保证本学期期末考试无一人不及格；让班上没入团的同学全部入团；争取在这个学年终评上先进班集体。并要联合本系七七级同学共同写一个倡议书，向全校同学挑战，争当新时期学文化的闯将、狠批猛斗“四人帮”的先锋。

苏茵这时发现同学似乎对刘班长的建议有些冷淡，便又站起来补充道：“我们是高校学生，现在党中央教育部要求我们大学生首先要认识与批判‘四人帮’这十年文革中，在思想上、理论上以及历史研究中造成的混乱与误区，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批判及肃清‘四人帮’及其同伙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流毒，积极参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苏茵见同学们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便又说：“现在请已婚同学留下，其余的同学可以先散会了。”说着她脸上似乎泛出了一丝丝羞涩。

刘班长带头退了场。一部分同学也跟着他出去了。

小青跟梅丽一回到宿舍，梅丽就脱掉鞋跷着脚一歪身躺在自己的下床上说：“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天的会可真叫人讨厌。那个什么班长更是烦人透了！”

“喂，喂，我还没铺床呢。待我铺好了，再请你躺着，行不？”说话的是同宿舍的另一位女生名叫丁艳的。她轻言细语地说着这话，似乎非常的和蔼与礼貌。可是却从梅丽身下抽出一条床上垫坐的毛巾，生气似地狠劲摔打着床单。

梅丽见状赶紧起身坐在旁边的木凳上了。

小青见梅丽有些无趣，便转移话题问梅丽道：“噢，我们屋还有好几个人呢，她们都到哪儿去啦？”

叶抗美，同屋一位北京同学回答说：“你没听见老师说要已婚

同学留下开会吗？咱们屋的颜玉敏、章纹、杨羽她们仨，都已是孩子的妈妈了。”

正说着，忽然也没敲门，就从外面闯进一个矮矮胖胖的女孩，一见丁艳就说：“丁艳，外面有个男生在楼下喊你出去呢！你们住南边，外面叫人一点也听不到！可把我们给吵死了！”

梅丽见第一天开学就有男生约丁艳，不由得递给小青一个惊讶的目光。叶抗美却抿着嘴意味深长地笑了。

丁艳却不管同屋的女生们怎样在空气中传递什么意思的眼神，只管慢条斯理地叠被铺床，然后将毛巾在床上铺平整，似乎在用这个郑重其事的动作表示，以后再也不愿看见别人坐在她床上了。

对面屋里的人又叫了一声道：“吴霞，丁艳她到底在不在呀？人家还在下面等着呢！”

那个叫吴霞的小胖子女孩便赶紧回应道：“在，在。你叫他等等。”然后又对丁艳说：“你也快点儿呀，人家在等你呢！”

丁艳听了这话就跟没听见一样似地说：“爱等不等，我又没叫他来找我。在外面穷嚷个啥呀？”说完就拿着毛巾上洗脸间去了。

小青见吴霞仍不明白地站在屋中，稚气的圆脸上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便对吴霞说：“你就去告诉一下楼下的那个同学，就说丁艳不舒服，不想出去了。”

“谁说我不想出去啦？我马上就去！这食堂的伙食可真够呛！一锅糊糊涂涂的熬白菜里搁那么多大油，腻都腻死了！”说着，连正眼也不瞧一下吴霞，便走了。

小青见状，便不多言。她从抽屉里找出纸笔坐在桌前写起信来。

小青写信有个规矩，就是先写内容，最后再写称呼。她知道这时最为自己担心的是妈妈，她得赶紧写信回去向妈妈报平安才是。

“哟，开始我说那话，你还皱眉头，现在这么着急是给谁写信呀？”梅丽调皮地挤着眼笑道。

小青微微一笑说：“你不会自己看呀？”

“可以看吗？”梅丽问。

“有什么不可以？”小青答。

“喂，私人的信是不可以看的，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叶抗美说道。

梅丽正想拿过信来瞧瞧，可是见小青最后在信前写的“妈妈，您好！”时，便赶紧说：“好，好，我就不看，让法律好好保护你的私人信函权吧。”

小青问梅丽道：“你怎么不给你们家写个信呢？你来这么些天，父母不会着急吗？”

不待梅丽回答，叶抗美就抢着说：“你还替她着急呀，昨儿她就打了电话回家了。比起你的信来，她可是将近早一个星期就把平安到校的消息报告给家里了。这就是先进通讯的优越性。”

小青没想到梅丽居然会用电话向家里报告平安，她本想问一下在哪儿打电话，打个电话回家要多少钱，可是想到刚才丁艳对吴霞的态度，觉得还是出言谨慎些为好，没必要叫人家小瞧自己，便没吭声了。

新生们到校，往往感到的不是轻松快乐而是紧张拘谨。班上同学好相处吗？老师讲课听得懂吗？学校有什么规矩？学校的风气如何？这些都是新生们萦绕心头的问题。小青还有个更大的忧虑，她不怎么喜欢历史这门学科，可是在大学里学四年，她能应付下来吗？

晚上，一屋子的人都到齐了。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自己：

颜玉敏，北京某中学数学老师，出身于高知家庭。已婚，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

章纹，东北某剧团考来的上海知青。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放在

上海母亲家。

杨羽，内蒙古某中学教师，两个儿子由丈夫在家带着。

小青，江西知青，曾下放五年。出身于教师家庭。

梅丽，陕西知青，下放六年，干部家庭。

叶抗美，北京人，随父母流浪过好些年，干部家庭。

丁艳，河南人，没下过放，在小学教唱歌。父亲是十五级干部。

大家介绍完后，便说要照今天选班长的模样也选一个室长。一算这屋里就数颜玉敏年长，四八年出生的，得，就让她当这室长。

颜玉敏一听便哇哇大叫道：“不行，不行，我是不能当这个室长的。我有个最大最大的毛病就是懒，我懒得连自己都管不好，还能管好别人？你们要叫我当室长那简直是给我戴上笼头了。我是坚决不能干的。求求你们各位行行好，叫别人代劳了吧。”

小青见颜玉敏说话这样随便，心中不由地就松弛下来了。可是看到丁艳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心想可千万别像在知青队时那样，叫个厉害的角色来当上个什么，拿着鸡毛当令箭，三分颜料就要来开染坊，由她来管着全室就糟了。但小青又不敢说什么，只好用眼睛看着梅丽。

梅丽是个聪明的人，便说：“老颜不愿当，就算了。那我们顺序往下选，下面该是章纹吧？章纹，你是哪年出生的？是不是跟颜玉敏同年？”

“哦，不，不。我是四九年出生的，比颜玉敏小一岁。”章纹强调地说。

小青发觉章纹说这话时，声音似乎有些发颤，心想这四八年跟四九年不就是一岁之差，有什么好大的区别？不知她为何这么紧张。

最后，大家都选定了看起来老实厚道的杨羽当室长。

第二天，起床号一响，中北楼女生宿舍 209 号房历史系七八级的几位女生立即在黑暗中穿衣起床。

小青拿着梳子正想梳辫子，想想还是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问：“你们说，我来得及梳辫子吗？”

“那么长的辫子，梳一根都要几分钟，何况两根？我说小青你还是绞了吧，别臭美了。”答话的是颜玉敏。

小青听颜玉敏说自己臭美，心里便有几分不快，扔下梳子也不梳辫子了，用发夹夹起耳边的乱发，就跑出了宿舍。

秋天的北京，早晨六点天才刚刚发亮，只见校园宽阔的水泥道上到处是奔跑的身影。不一会儿，足球场上便按系和班级站齐了一个个方方正正的队列。

“立正！”班长刘宏斌见最后一个跑来的小同学，还没睡醒，迷糊中竟站在别班的队伍里，就一把将他拉了过来，然后抬起左手腕，一脸严肃地说：“同学们，今天集合，用了十八分钟，也就是说从起床号响到最后一个同学到齐，整整十八分钟，这样是不行的！从明天开始，十分钟之内一定要赶到操场集合，不许迟到一分钟，听见了没有？”

同学们正要回答一声听见了，突然一个女生轻声尖叫一声：“哎哟！”

“怎么啦？”刘宏斌不耐烦地问道。“报告班长，是小青的辫子挂在我衣扣上了。”这是梅丽调皮的声音。

“对了，长辫子女生一定要剪掉辫子，婆婆妈妈的，像什么样子？还有，睡前要把鞋放好，免得穿错了别人的鞋，我们是大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不能这么拖拖拉拉的。”刘宏斌还要滔滔不绝，见旁边的班级已开始起跑了，这才停止训话，下令跑步。